

# 還原歷史真相

## 蕭毅肅上將軼事

(一)

● 蕭慧麟

### 累積戰功青雲直上

先父蕭公毅肅少年時，每以大丈夫不可無所作為而終老於鄉里自勵，但苦無報國之途徑，後得么姨母資助大洋（銀圓）三元，遂赴成都投身於石青陽所部為學兵。一年後，以成績優異獲選保送遠赴雲南，考入唐繼堯所辦之雲南陸軍講武學校（雲南講武堂）。在校苦讀三年，於民國九（一九二〇）年畢業。

（一）事軼將上肅毅蕭

先父返回四川後，隨即加入直接受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廣東中華民國軍政府指揮之建國軍川軍第二軍（以後簡稱第二軍），初任獨立第一旅上尉參謀。次年第二軍，奉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孫中山之命，入鄂討伐王占元後，於一九二二年返川參加四川革命戰役；復於一九二三年至二

九二四年間，赴湘西討伐曹錕及吳佩孚等

第二軍軍長湯子謨讀書不多，但人極聰明、有膽略、講義氣。先父為當時第二軍中，唯一受過三年制軍校嚴格養成教育之幹部，而且每戰必勝，極為湯子謨所倚重，先父亦竭誠為湯效力，為國民革命事業掃除障礙。

一九二三年，長沙之役，湯子謨軍長論功行賞，因先父率先攻入長沙得為首功。一九二五年六月，第二軍復奉廣州國民政府之命，由湖南經貴州、廣西入廣東，支援中國國民黨軍東征。

當時軍閥亂國，內戰頻仍，先父以二十六歲之英年，已親歷百次以上之大小戰役，以其勇謀果敢，身先士卒，戰無不勝

，攻無不克，於軍校（雲南講武堂）畢業後，短短五年間（民國九年九月二日至十四年九月二日），已歷任上尉參謀，學兵連長，少校參謀，少校營長，中校營長，上校團長，而於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入粵支援國民黨軍「東征」期間，已累積戰功，晉升為少將旅長。

先父在廣東期間，一日在作戰中，見一士兵用槍不得其法，就走過去教他，剛把槍舉起來解說，正好敵軍一顆子彈打過來，把先父的左手大姆指打斷，只剩一點皮連著還沒掉下來。回到團部後，軍醫就用剪刀，把先父的斷指剪了下來。這件事，若與韓戰時一個美軍的團長相比，先父又算很幸運了。

韓戰時，美軍一個剛由東京調去韓國的團長，在前線視察時，敵軍的坦克來了

，他看見一個新兵，手忙腳亂地不會用反坦克火箭，就過去教他，不意被對方發現，一炮打過來把那團長打成兩截。這個團長從抵韓國到陣亡還不到四個小時，連軍靴都還沒領到。

先父講他的大姆指故事時，還提到另外一個故事，那就是他早年駐防四川梁山，有一天一個建國軍的師長，走在街上看見一個老太婆在路邊痛哭，師長動了惻隱之心，就停下來問她為甚麼哭。老太婆說有一個兵拿一塊假洋錢（銀圓）把她的雞騙走了。師長想這一定是他的兵，就拿一塊銀圓換給她，但又怕這塊假洋錢和別的弄混了，就把它單獨放胸前的掛錶口袋裏。沒兩天，他的部隊開去作戰，一顆子彈正好打在那假銀圓上，銀圓被打凹了人卻沒有受傷，大家都說那師長好心有好報。

第二軍在廣東任務完成後返川時，師長羅觀光謀叛，與唐生智勾結，由唐生智襲擊湯軍。時先父因患痢疾病臥在床，軍長湯子謨親往督戰陣亡。先父驚聞惡耗，乃扶病出征，搶回軍長遺體，以白布纏裹暫埋於河邊沙中，復率部追擊，大敗唐生智軍。

湯故軍長遺體運回軍部後，曾由自漢

口請來之德國醫生檢驗，發現腦後彈孔附近頭髮均已燒焦，判定子彈係在極近距離由後射入，而非來自敵軍。

此時，又發現湯軍長隨身衛士一人已逃亡。經傳詢其餘五人後，得知該逃亡者近日與羅觀光師長過從甚密。羅見事將敗露，乃假開會之名，將先父軟禁於師部，美其名曰保護。

因先父當時在那個軍裏，有一言九鼎的分量，羅觀光有求於先父，所以對先父還相當客氣不敢為難。有一天，先父在房中隱約聽到羅與其心腹談及對先父的顧慮，其中一人自告奮勇要來「放倒」先父。果然不久就有人來敲門，談不多久，忽然要求觀看先父的漂亮手槍。先父笑說「我的手槍是沒有子彈的，你喜歡我就送你好了」，那人嚇出一身冷汗，顧左右而言他訕笑著走了。

此後羅觀光就常來與先父聊天，逐漸顯露要求先父出面擁戴其為軍長的願望。

先父以湯子謨軍長遺體尚未安葬，不宜操之過急，虛與委蛇漸獲其信任。一日與羅信步行至師部門口，先父認為時機已至，猛力將羅推倒衝出師部，跳上馬疾馳而去。沿途雖曾受到兩次攔截，因為那些士兵

往日對先父的敬畏，先父均得以有驚無險地迅速通過。其中第二關有一道甚高的石級，必須下馬步行。那裏有四、五個士兵把守，其中一人趁伸援手之際，拿槍頂住先父前胸，先父只伸手推開那槍說「把槍好生點拿」。上得石級後，才喝問他們屬於那個單位，然後命令說「跟我走」，就把他們帶回旅部。

### 智取軍情死裏逃生

先父回到旅部，認為情勢不宜久留。經過必要的安排後，親送湯故軍長靈柩及眷屬回其湖南家鄉。之後，先父沒有回部隊而逕返四川，羅觀光沒有做成軍長，第二軍亦就此星散。

後來，先父在西、秀、黔、彭（西陽、秀山、黔江、彭水）衛戍司令任內時，前建國軍川軍第二軍師長羅觀光已淪為股匪頭目，盤據四川東南一帶，前來奪取先父防地龔灘鎮，為先父所擊敗，羅僅以身免，隻身潛往漢口，欲投靠汪精衛，不意在投宿的旅舍中，為任職武漢警備司令部營長的湯子謨堂弟（湯祖譚）查獲。

湯營長進入羅觀光房內時，羅從床上驚起，認出來人之身分，自知無可倖免，

除承認謀殺湯子謨軍長外，要求准許打電話一通。湯營長恐夜長夢多，把他拉出屋外就地槍殺，爲兄報仇，然後就往警備部自首。

湯軍長亡故數年後，其另一堂弟湯子炳（商浩）欲往日本留學。來上海時，我們家雖然拮据，家母仍竭盡全力，把給我們小孩在聚興誠銀行預存的教育費存摺，也拿去押了幫助他成行。湯子炳學成歸國後，先後在武漢大學（曾任校長）、臺北工專等校任教。湯教授現已移居美國，見面還時常提起當年舊事感激不已。

多年後，先父曾談起當年奉命入粵支援中國國民黨軍，經過貴州的困難情形。進入貴州後，起初還在漢人區，後來就進入苗區。熟苗還有通漢語的，到了生苗區就沒有路了，全憑嚮導和一個指南針帶頭，嚮導也得一路再請嚮導。

生苗不通漢語，而且敵視漢人，經常草叢裏忽然伸出彎刀把落後的人鉤了去，夜晚還成群結隊地來營地偷襲搶槍枝。當然也沒有地方可以買東西，全靠自己帶的糧食支持。有一回，經過一個生苗部落時，那些生苗就悍不畏死地出來攻擊。軍隊衝過去，卻踏上他們的防禦工事。原來生

苗在草地裏種有用牛尿泡過的土製有毒竹針，踏上的人，竹針立刻穿透腳背。先父的部隊並沒有惹他們，他們卻主動攻擊，戰鬥還很激烈。先父覺得他們不應該如此拼命，拿望遠鏡仔細一望，才發現遠處山上很多人成行地在撤退，原來這些悍不畏死的生苗，是掩護他們族人撤退的斷後勇士。於是先父立刻命令士兵後退，雙方就這樣對峙著。等到遠處山上的人翻過山脊以後，那些斷後勇士也就自行退走，部隊才得安然無事的通過。

又有一天，走到一個無人的生苗村落，先父吩咐找一間比較乾淨的房間睡覺，結果是一間樓下有二十多個已經腐爛生蛆的死人，樓上也有五個。從服裝看其中還有一個中校，並且還是「奉令勤王」的第二軍的。先父問怎麼找這麼一間房子，回答是這間是死人最少的。先父仔細觀察後，認爲這些人是餓死的。若照原計劃繼續前進，前途必定沒有吃的。那時先父的情形也不妙，已經快要殺馱東西的騾子吃了，所以立刻下令改道，才沒有遭到同樣的命運。

貴州苗區極爲貧苦，行軍中借宿在熟苗家時，蓋的被子極重還覺得冷，後來才

知道不是棉被，被胎是砸毯了的紵麻根。

先父爲報答舅父姨母之恩，曾將親二舅父之子吳鏡表叔，帶在身邊細心教導，然後依其志願送入中央軍校（即陸軍官校本校），俾能有一正式出身學歷。先父之么姨母共有子女三人，抗戰期間，其長子唐璉表叔已能自立（爲陶藝專家）。勝利後，其次子唐琳表叔亦大學畢業，先父將其接來南京，後在鼓樓附近的中央銀行任職。至於么姨婆之小女唐瑞媛表姑，則接來重慶進入全國有名的南開中學就讀。在校時，因我等呼其爲么姑而獲得「么姑」之綽號，一時在學校裡成爲「見人長一輩」的笑談。先父對其胞弟，亦克盡仁慈之道。其胞弟之長子蕭良莠，於抗戰前在家鄉小學畢業後，即隨同祖父丕承公被接來南京，視同己出，一直培植到大學畢業；良莠大舅於中央政治大學畢業後，即在重慶中央銀行交換課服務。

我等幼受庭訓：「受人之恩不可忘，施恩於人不可不忘」。「受人滴水之恩，便當湧泉以報」就是先父在這一方面執著的原則。

讒言進逼遠走上海

先父離開建國軍（註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前，各省服從孫中山指揮的革命軍，一律稱爲某某（省）建國軍。孫中山逝世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決議：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最高機關，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和建國軍及黨軍均改稱爲國民革命軍。）川軍第二軍返回四川後，應楊森將軍（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麾下第二師師長吳履謙（行光）之邀，辦理營校，主持幹部訓練，甚得幹部們愛戴及吳師長賞識，而改任「吳二師」參謀長。

民國十六（一九二七）年，先父駐防四川梁山縣，與地方紳時有往來，得縣長王秉鈞及極爲時人敬重之梁山紳士趙楚璧二人爲媒，與世居本邑畢家巷，以樂善好施聞名，梁山四大世家之首的畢鶴軒老太爺之幼女，文卿小姐共結白首。（當時梁山縣城各城門的城防大炮，即外祖父畢鶴軒所捐贈。此外，外祖父並獨力創辦畢氏養老院及畢氏恤孤院，收容地方年老無依，及年幼而失怙恃者，使免於凍餒之患）。

家母畢氏文卿夫人，端莊賢淑，爲人

寬厚慈祥而又通情達理，爲典型之中國賢德女性。每逢先父遭遇困苦，多有賴家母協助與鼓勵而得紓解。先父終其一生，能專心爲國而無後顧之憂者，皆家母克勤克儉操持家務之所賜也。

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楊森下令收繳所屬各師之大炮，在軍部成立炮兵團，由軍長直接指揮，引起各師不同程度之反抗。師長郭汝棟聯合師長范紹增，以半脅迫之方式遊說第二師師長吳履謙參加反楊。吳履謙對楊森強行提調該師大炮亦心懷不滿，因駐地距楊甚近，心存顧忌，但其防地又爲征戰必經之處，若不應允必先遭受攻擊，遂許之，實則首鼠兩端，口不應心。

當郭汝棟召開反楊會議時，吳伴稱有病，派先父代表參加。不料事機不密，被楊森率先討伐，反楊聯軍大敗。事後，吳履謙藉其妻與楊森妻妾共結姊妹會之關係，向楊森進言，以吳履謙因病並不知情，反楊之舉皆先父擅作主張。吳履謙領軍返回後，被楊森繳械去職，並懸賞捉拿先父。

反楊聯軍既敗，郭汝棟乃召請先父檢討失敗原因，相商對策。先父指出主因有

二：一爲未及擬定妥善計劃，倉促應戰。二爲各師多懷私心，自存實力，以致不能發揮協同之功，遭楊森各個擊破。郭汝棟深覺有理，即請先父借箸代謀，與楊再戰，楊部終於潰敗。至此，南京國民政府遂以楊森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番號，委任於郭汝棟。先父乃受任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參謀長。不久，又改任西、秀、黔、彭（西陽、秀山、黔江、彭水）衛戍司令。

先父任西、秀、黔、彭衛戍司令期間，受命率郭汝棟軍長之三妹夫朱載堂團長所屬（三個營），進駐龔灘鎮。時前建國軍川軍第二師師長羅觀光已淪爲股匪頭目，盤據四川東南一帶，前來奪取先父防地，爲先父所慘敗，羅僅以身免。

郭汝棟受任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後，因楊森仍繼續使用原番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鬧了雙胞。南京國民政府鑑於楊森雖敗，仍擁有四個師的實力（楊森的第二十軍原有七個師）不願爲此另啓戰端，又繼續承認楊森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番號，郭汝棟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則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三軍，旋又改稱陸軍第四十三軍（以後稱爲四十三軍）。

民國十九（一九三〇）年，四十三軍奉令縮編為陸軍第二十六師，所轄三個師則縮編為三個旅，先父亦改任第三混成旅旅長，出川參加討伐馮玉祥、閻錫山及剿共各役。在此四年中，先父曾先後以少將師附及少將代副師長名義，兼任第三混成旅旅長，繼續轉戰鄂東及鄂南各地。其間

與共軍作戰時，第一及第二旅皆敗，唯先父每戰皆捷，並攻佔共軍根據地七十二蓮台。由擄獲的文件中，發現有針對先父而散發之紅帖，指示共軍「遇川軍第三旅不作戰」。

因先父戰功卓著，遭到他人嫉妒，其中又以與郭汝棟將軍關係深遠的胡承杰旅長為最，屢在郭汝棟處進讒。郭不查，於某次會議中暗示對先父極度不滿之心意。先父盛怒之下，不加辯解，而遠走上海。

先父離去後郭頗有悔意。後來，郭汝棟知道胡承杰是共黨派來的工作人員，才恍然大悟自己中了離間之計，遂請其五妹夫傅秉勛到上海勸先父回去，但先父不肯回頭。郭汝棟師長仍然保留先父代副師長名義，長期等待。

此後，郭汝棟不敢再留胡承杰，只好贈以重金請他另謀高就。後來，據說胡承

杰因生活糜爛，及其他罪名被共黨處死，而且是先挖眼睛才被處死。

### 壯志難伸另闢蹊徑

在上海期間，先父內心空虛若有所失

，加以壯志難伸，亟感灰心。其時正值陸軍大學籌備開辦特別班第二期，家母遂勸先父說，若要有所作爲一展雄心壯志，就必得「到這染缸去染一水」才行。先父認爲陸大特二期雖是將官班，以他的資格和能力，去當教官已嫌有餘，怎能去當學生。家母卻問先父說「現在是誰在當家（指

蔣委員長才是當家的人）？你再有本事，沒人知道你又有甚麼用？」先父認爲有理，心意遂決。依規定，報考陸大特二期須由部隊推薦才得報名參加考試，先父正在爲難，適郭汝棟將軍之五妹夫傅秉勛留日歸來，傅秉勛奉郭汝棟之命，並受其夫人郭若愚囑託前來相訪。傅轉達郭汝棟悔意後，堅請先父返回郭部。先父鑒於郭意之誠，深受感動，乃告傅欲先進陸軍大學特二期。由傅之談話中，先父知悉郭與共軍相持甚苦，亟思回報，乃允代擬「剿共計劃」，以紓解郭之苦況。

傅秉勛返回後，向郭汝棟告知詳情。

適郭部已奉令恢復第四十三軍番號，郭乃保薦先父以四十三軍參謀長名義前往南京應考，並指定傅秉勛照顧我們全家，按月供給生活費用。

郭獲「剿共計劃」喜出望外，立即呈報蔣委員長，深獲蔣之好評。蔣並將該計劃轉發各軍，通令比照辦理，郭極感光榮。先父在陸軍大學三年期間，仍然經常協助郭汝棟軍長解決在作戰上的困難，因而在此期間的兩個考績年度（二十四及二十五年年度），均獲郭汝棟軍長以陸軍第四十三軍唯一考績最優人員，呈報軍事委員會敘獎，先後獲得軍事委員會頒發甲種一等獎章和陸海空軍褒狀。

先父於一九三七年八月陸大特二期畢業後，實踐了他的諾言，仍返回第四十三軍任參謀長，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奉令升任第四十三軍副軍長並兼參謀長。在此期間，郭汝棟軍長因病，長期在漢口住院治療，先父先後分別奉令以軍參謀長及副軍長代理軍長，率領第四十三軍接連參加淞滬保衛戰及湖口防衛戰。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先父奉調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後，與郭汝棟的關係才算終止。（未完續）